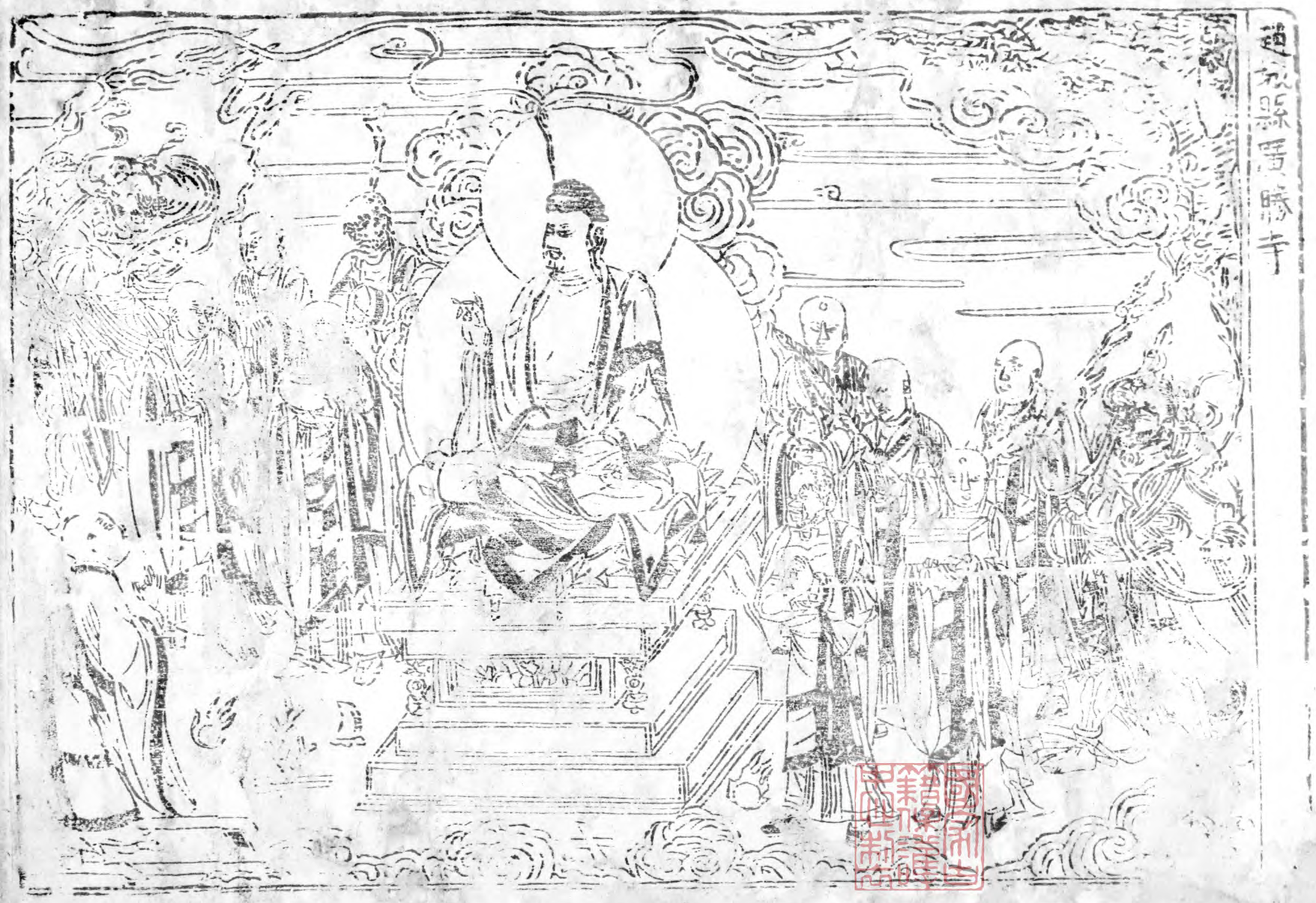

通州縣置勝寺

弘明集卷第五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弘明集卷第五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
遠法師沙門祖服論 何鎮南難并荅
遠法師荅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无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揔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万物有數而天地无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万物万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万地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无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无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氏復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

顯環轉於无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與運氏

復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乱万物雖衆區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遠故其復弥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无所厝其意與已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万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縁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

載然今万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

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荅孫

獲書文略旨辞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无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盖積悲妄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絶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廉妙

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
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无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為一故所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手缺无奪其為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悞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失所以為有則生為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滅乎

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

冥盡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滅乎

荅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万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弥貫群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絶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万物之本彼太極者渾无之氣而已猶能揔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无兼盡者耶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无神矣草木之无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乘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

遠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无薪則无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无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荅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万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合用

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

子既辟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於有火火无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為罪為是形耶為是神耶若形也則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竿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作罪福生復自

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終玄極無崖既生既作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然為終唯无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騁騙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末微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辞余知其息矣

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无聞周孔之教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

請廣其證以究其義夫禀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无章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目證以為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設薪火之辞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故有取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

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
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
才幹乃各異度有强弱堅毳之姿焉
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辟猶衣履器
物愛之則皃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
燭而炀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
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
隨火而側之可母滅而竟燭燭无火
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
炀炀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
而精神不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
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
邪傷病而不遇共養良醫者或强死
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
不獲救護亦過滅則膚餘幹長焉余
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即
自日勑視見其皮有剥鈍乃扶持轉
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剥
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
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
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
皆堅强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
忽如卧生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隨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
時勤苦過度是以身性好皆損傷而

與之會故有取焉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
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惔養

皆堅强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
忽如卧生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

隨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
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
筋骨血氣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
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絶
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
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无死何若
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為善仁者息
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曰學自
通以趍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
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
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
之肌膚時剥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
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
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
補皃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
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
體當從内稍出合於外若由外湊達
於内固未必由端往也辭猶炭火之
爨赤如水過度之亦小滅然復生焉
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
或為灰或為烀耳曷為不可以喻哉
余後與伯師夜爨脂火坐語鐙中脂
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又為言前

余後與伯師夜爇脂火坐語鐙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

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又為言前爇麻燭事伯師曰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蹙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鐙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蹙黨亦在天天或能為他其肌骨血氣充强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絶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為遲速矣欲鐙燭自益易以不能但從鍛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爇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從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惑而冀獲益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之與禽獸昆虫皆以雌雄交揆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驃騎有荅

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

門抗禮万乘所明理何驃騎有卷（二家論名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

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

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咨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下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同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形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在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固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菀圃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輙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

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擔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極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刼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虧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蔫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

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蔫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万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无所取而去不順化何耶

荅曰凡在有方同禀生於大化雖群品万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无靈則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絶生不絶則其化弘廣而形弥積情弥滯而累弥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涅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塲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曰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

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

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曰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沕洹沕沕洹之名豈虛搆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撓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无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謀也同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

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為謬也同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撿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乱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捷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来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来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可以明之經古佛有自然神妙之

合而後乘有先乘而後合先合而後乘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乘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乘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抑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乘而後合者也若令乘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乘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乘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乘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

問曰論者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禀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无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因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冈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揔名万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

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乱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鞿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人之形万物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

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

及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堂傍宗所有聞焉論者不尋方法方

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

及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堂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麁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无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搆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禀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人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

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

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飡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糇粮錫以輩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吝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舉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擔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

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擔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鸜鵒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蹶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衿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輟流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祖服論　遠法師

或問曰沙門祖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祖服所謂去餝之甚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祖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

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祖何者將辯貴

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未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徵難辯祖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祖服蔫其誠而闡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道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專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礼專向修之不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来勸誘之外因殷慮之妙跡而衆談未諭或欲草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荅問祖服指訓兼弘摽未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教漫未荒哉

見荅問祖服指訓兼弘摽未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識服俱盡殆无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无逆順之殊明矣故孝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復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內外有歸

遠法師荅

敬尋問旨蓋是聞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麁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四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閒其頃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盈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筆之仁內延

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
四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
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羅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延
燁迦之慈使天下齊巳物我同觀則
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
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
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
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
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
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
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
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
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
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
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
即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
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
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
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
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
而屈申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
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
嫌早時來非我而不辭厚卑以自牧
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

不失其大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
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

嫌卑時来非我而不辞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恶謂之順謙順

不失其大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絶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礼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滞名教以殉生乗万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日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荅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煞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插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絶豈唯精廉之間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乗感

固亦无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
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万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
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
生應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是来問之関捷立
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
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
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
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
暢其幽致為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
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
於異物託焉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
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力之所遊
也於是乘去来之自運雖聚散而非
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无豈
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
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
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懐於是思弘道
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
得心无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
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无害於神固
亦無生可煞此則文殊案劒亦逆而
道順雖復終日揮戈錯刃无地矣若
然者方將託鼓儛以盡神運干鉞而
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
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

道順雖復終日揮戈錯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儛以盡神運干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无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疑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志有主於善惡則變其生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无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地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宰復何物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盲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

復何物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盲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

為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无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閒水火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觸莫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變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弥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乱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讎郄禍心未冥則攝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影響自章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惑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

惑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銓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遠法師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見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見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住必由於心心無定因感事而

三日後報見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

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强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步大方以先為著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亟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興之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見報之所攝然則見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頻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見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想衆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見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貞祥遇禍娀孽見福疑似之爲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主主救時道濟生民凝步高跡志在立功而

慶此皆見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
貞祥遇禍娵孽見福疑似之嫌於

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主主救
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
大業中傾天殃頻集或有棲遲衡門
无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
時來无妄運非所遇道世交淪于其
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
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冲
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
立德之行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
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
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勢
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援故令
禍福之氣交謝於六道善惡之報殊
錯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
謂積善之无慶積惡之无殃感神明
而悲所愚慨天喪之於善人咸謂名
教之盡无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
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
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異典以一生
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
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
通其分以耳目為關捷也者如今合
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仁理會

之必同不或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
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君子之示教

通其分以耳目為關捷也者如今合
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

之必同不或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
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荅
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
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豫入諦之明
而遺受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
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
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
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疋宿殃雖積
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
用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絶九流
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原
盡化鏡萬像於无像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